

斜暉脈水悠

助老題



柯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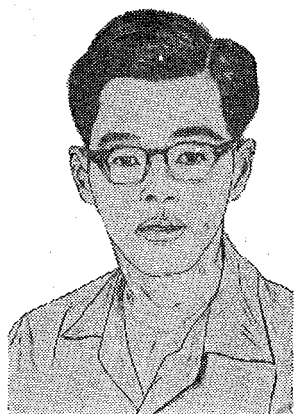
文賦書局出版

斜暉脈脈水悠悠



柯戈著

文賦書局出版



柯戈，是我國許多讀者所熟悉的詩作者，他的文學修養，是多姿多采的，具有

百科式的文藝才華，他的文學評論，小說、散文、詩歌，以及古典文學研究均有獨特的探討與評介，在中學時代就在我國詩壇露出鋒芒，他的朗頌詩曾經哄動一時，大學時期的抒情詩風靡了許多讀者。

「斜暉脈脈水悠悠」，是柯戈的大胆貢獻，在馬華詩壇上，敘事詩寫得這樣長，而且又是如此緊湊、生動、尚屬第一次出現，詩里把兩位男女主角的愛情悲劇性格栩栩如生地刻劃出來，敘事、抒情，景物互相交揉在一起，拓開了敘事詩的創作天地，字里行間可以窺見此位詩人的磅礴壯大的氣魄。

文：冰 迅

圖：王小鵬



梳洗罷，
獨倚望江樓。
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暉脈脈水悠悠。
腸斷白蘋洲。

斜暉脈脈水悠悠

詩 序

從農村夜學班走出來，
我和莫富又踏上小路，
不知多少寂靜的夜晚，
我們習慣無言地走着……

今晚，踏得落葉沙沙響，
莫富只管折斷手上粉筆，
走到已經聽不見踩葉聲，
我們又習慣來到海灘上，

我們又齊坐在海灘上，
月光分外清澄又明亮，
把海水照得閃閃爍爍，
莫富又把那歌兒唱響：

「第一個見到我的愛，
就是那茫茫的大海，
第一個聽到我倆的誓言，
還是那茫茫的怒濤，

是誰把我們分離啊？
她忘記了我們的誓言。
是誰帶走了我的愛？
因為我是漁家的窮孩！」

每次來到這個海灘上，
他總是這麼唱這麼哼；
我問他爲什麼這樣愛唱？
他站起來望一望那波浪，

他望一望海的波浪，
浪花濺着他的衣裳，
神色顯得多麼黯然，
目光一直閃着悲傷，

我大胆再追問他的時候，
他終于斷斷續續低訴着……
我只怪我的筆多麼遲鈍；
雖然一邊寫，一邊含淚……

(一)

湖光映着松樹與朝霞，
吹皺的湖面像微笑的面頰，
聆聽湖畔上的朗頌聲，
聲聲呼喚祖國——我們的家。

湖畔上細長的紅綢，
不斷垂下不斷騰空；
教室裏的嘹亮歌聲，
却一會兒歡樂一會兒愁。

莫富坐在湖畔的石椅，
早已忘記了紅綢歌聲；
他在尋找無一個音符，
怎樣揭開歌曲的激昂。

他一隻手抵着齊額，
一直凝視着清水湖，
另一隻手握著本子，
裏面一排排音符。

歌聲已震盪着尾音了，
紅綢已睡在草上了，
湖畔上一片寂靜了，
只有莫富還在沉思……

忽然，一聲撲通，
湖面上泛着漣漪，
把他的思路驚起，
他回頭來望一望——

只見一羣白色衣裙的姑娘，
笑得上身彎着，下身搖幌，
飄着紅綢也飄着快樂，
莫富熱得耳根腴腴紅，

他來不及思索哪個音符，
就拔步不停疾走，
後面還響着笑聲，
好像獵人追着小兔；

他走到對面教室的一角，
才敢回頭來張望，
誰知有一雙黑眼睛還在望他，
他嚇得躲進課堂……

打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碰到這羣舞着紅綢的姑娘，
一陣笑聲就追趕他，
回頭又看到那雙黑眼睛閃閃，

又圓又黑的黑眼睛。
她的名就叫燕琴。
她是高一班上的「小霸王」。
同學悄悄地叫得很親。

世上的鑽石永閃着金光，
她的眼睛閃得格外明亮。
世上的鑽石窮人休想買它，
小伙子都喜歡看這雙黑眼睛。

她的舞姿多麼輕盈，
小伙子看了就想跳；
當晚會鑼聲一響，
人們都以爲她是草原的姑娘，

椰樹長在海岸上，
喜歡低頭聽聽海浪的歌唱；
湖畔上的小伙子，
都喜歡聽聽她的歌聲。

她那山谷泉水般的歌聲，
常常震響着小伙子心房；
黃鶯鳴聲多麼悅耳迷人，
也羞得不敢儘情地歌唱。

小霸王雖然驕傲，
却也喜歡開玩笑，
尤其害羞的小伙子，
莫富看見她心就亂跳。

學校舉出一個觀摩會，
爲了做好敘別會演出，
莫富是歌詠隊的指揮，
燕琴除了綢舞還有獨唱。

那晚，台下掌聲常響，
燈光下條條紅綢飄揚。
當燕琴獨唱一支歌曲，
掌聲飄得那麼遙遠……

台下不斷喊叫：
「我們的歌手，
請你再唱一次吧！」
她在掌聲中退到後台。

女同學跑來稱讚了，
她快樂地拼命問道：
「想不到唱得這麼好，
這首歌作曲是誰？」

一個女同學悄悄低聲說：
「喏，就是那個小伙子，
見到女同學耳根就熱紅。」
她的手指着正在整理樂器的莫富。

另一個女同學翹着母指說：
「他是我班上的好歌手，
當他拔着手提琴的金弦，
你會歡樂也會低頭傷心。」

他是一個漁民窮孩，
天天來到海灘與太陽比賽勤；
無論在清晨或是黃昏，
漁民都愛上這把手提琴。」

「猜不透，猜不透這傢伙」
燕琴的話打斷她們的低話：
「我也聽過他唱這支歌兒，
難怪唱得像泉水慢慢流。」

觀摩晚會結束以後，
演員們都留在後台，
莫富臉紅如火一樣，
人們把他的名字告訴她。

只見黑眼睛分外明亮，
大大方方地走過去，
害得莫富一直心跳，
拼命玩弄手上的手提琴。

「聽說你的手提琴拉得好，
我希望向你學一學，
請你原諒吧，原諒我們——
我們在湖畔上的笑聲……」

莫富口才算得不錯，
爲什麼這次說話顯得笨拙，
他說不上幾句話呢，
就抱着手提琴走到另個角落，

(三)

莫富和燕琴雖然同級，
却在不同的班上，
湖畔上的年輕小伙子，
都知道他是手提琴能手。

初三那年常帶上手提琴，
下課教室就盪着音響。
當上課鐘敲響的時候，
人們還忘記捧出書本……

他是漁家的窮孩，
從小就愛上了海。
種田人離不開田地，
漁家人兒離不了海。

他的家就在浩瀚大海東面，
潮水常漫到門前洒網柵邊，
不知多少世代，
都在這個大海上打魚拉網。

莫富從小就愛上了海，
可是最怕海上的狂風大浪；
每當大浪掀起的時候；
他就牽着媽媽的衣角在海邊張望。

深夜裏聽到大海吼叫，
母子倆就傷心不能安寧，
對着那殘破的木窗，
聲聲呼喚爸爸捕魚平安。

等到莫富長大了，
也揹上魚網出海。
他知道每一個漁人。
如何把生命交給海，

他也看到漁人如何流淚，
天天出海打魚回家補網，
生活除了貧窮還是貧窮，
家裏除了破網還是破網，

上山的人最怕見到虎狼，
打魚人兒最怕碰到催稅人。
山上的虎算是兇惡了，
催稅的人比虎狼還要兇惡。

自從莫富愛上手提琴，
常常來到大海沙灘上；
把漁家的憂傷，
寄在手提琴的橫弓。

每當清晨或是黃昏，
沙灘上就響起了聲音，
聽的人憂愁地不忍聽，
漁家姑娘也都很傷心。

自從觀摩會結束以後，
莫富和燕琴就時常在一起；
燕琴還是那樣俏皮，
莫富還是那樣說話臉就紅。

無論在湖畔或在課堂，
只要小伙子們活動的地方，
就有燕琴嘹亮的歌聲，
就有莫富的手提琴的聲響。

許多人一齊歌唱，
歌聲飄過靜靜的湖畔，
燕琴唱得特別響，
她的眼睛一直朝着莫富的指揮棒。

爲了創作上的構思，
莫富有時到湖畔散步，
或者坐在石椅上低吟，
燕琴就在他身邊歌唱。

一個口中好像含着蜜糖，
一個有時快樂有時憂傷，
他想到漁村人家的悲慘，
不禁就要叨叨嘮嘮地唱……

燕琴就這樣問他：
「爲什麼這麼喜歡，
寫這麼憂愁的歌？」
他抬起臉瞪着她。

「我倒要問你：
漁民天天打魚拉網，
爲什麼生活這樣愁？
半碗稀粥半碗湯。

我從小就在漁村長大，
我常常看到催稅人到我家，
那裡女人哭泣葬海的漁夫，
你想教我怎不爲他們哀唱？」

她凝視着那古銅色的臉，
好像海邊美麗的峭石，
雖然口中答不出話，
心却如涼風吹來一樣舒暢……

(四)

莫富從漁村走出來，
雙拳捏得緊緊，
好像拿着兩塊石頭，
準備狠狠地拋出去。

天空掛着半輪殘月，
許多疏散的亮星星，
不停地閃着鬼臉，
像嘲弄着他的心。

他踏着破舊的腳車，
一邊悲憤一邊低思，
想到學校的聯歡會，
今晚雖然痛苦也要到湖畔。

湖畔上閃着金黃色的燈光，
映着每張歡樂的臉，
那陣陣悅耳的歌聲，
在唱着春天已來到柳岸……

「他來了！他來了！
我們的手提琴歌手，」
同學們拍掌歡迎着，
他默默地坐在草坪上。

湖畔上的歡樂又開始，
仍然驅不走他的憂傷；
歡唱的笑聲裡，
缺少一個聲響。

他們沉在動人的故事裡，
接着又聽到有趣的笑話，
笑話講完，音樂又響起，
只見莫富仍然默默坐着。

同學們笑得多麼甜美，
燕琴的笑聲最響，
他又俏皮地站起來說：
「請莫富演奏好不好！」

一片掌聲又齊響起，
每個眼光都朝着他，
他默默無言地站着，
雙眼閃着幾道怒光。

他的曲調起先充滿歡樂，
接着調子多麼低沉憂傷，
月光下湖水也皺着臉，
彷彿閃着一層層淚光。

琴聲飄過了每個人的臉，
每個臉映着悲憤；
歌聲奏到傷心處，
却聽到一位女同學低泣。

忽然，聲音停下來，
月光下莫富也閃着淚，
他不願繼續拉下去，
帶着手提琴回頭就走。

莫富走出了校門，
正要跨上那腳車，
背後傳來他的名，
回頭一看燕琴已走到眼前——

「請你原諒我吧，
我不該請你演奏，
我不知怎樣向你謝罪，
使你這麼悲憤和憂愁。」

「都不是你們的事，
是我痛恨得不能安寧，
我不能讓你們掉下淚，
而我却有山一樣的恨！」

前天催稅人一直來催債，
父親抱病躺在那破床上，
經不起他們的咒罵聲，
晚上只好揹着漁網出海。

那天，我勸他不要出海，
他說債錢賽過虎狼，
他就蹣跚地跨上小木船，
我望斷了漁船才回家。

到了清晨，漁夫都上岸，
還看不到父親的身影，
漁夫們的臉像陰天那樣陰沉，
帶着一件破衣裳給我。

我從來沒有流下淚，
我的心常充滿悲憤，
那天見到父親的破衣裳，
我在沙灘放聲大哭。

我的母親哭得多麼痛人心，
她在沙灘上不停喊叫父親，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日子，
他是怎樣把苦命交給大海……』

他們倆一邊說一邊走，
不久就走到海邊。
莫富的話正如他的曲，
聽的人不憂愁也會傷心地哭。

燕琴默默地低着頭，
當她抬起頭淚水濕着雙眼，
「你怎麼也會流下淚？」
他不願傷到一個姑娘的心。

我慚愧我的生活這麼好，
漁家生活道路這麼多坎坷，
請你也不要過份悲傷，
好好地勇敢生活下去。

她又低下頭擦着淚，
浪花不斷扑到岸上，
莫富看看黑黑的大海，
怒火燃燒着他的心房。

(五)

隔天，上課鐘敲過後，
莫富的座位一直空着，
到了最後一節的時刻，
這個座位還是孤零着。

第一天是這樣過，
第二天還是空着，
伙伴們個個都在問東問西，
燕琴問得最急也問得傷心。

放學後，大伙兒都到漁村，
來到一間簡陋的村屋，
却見不到莫富，
燕琴比誰都急着看到他。

他的媽媽指着窗外說：
「這孩子滿肚子如火，
那天見到父親的破衣，
他哭得多麼淒涼痛苦。

他怨恨那催債的人，
回家拔出一把菜刀，
就往門外奔走出去，
好在隣居漁哥捉住。

這幾天書也不要讀，
天天走到門外海邊，
默默望着碧藍的海，
有時拿着石頭亂拋。

同學朝着門外張望——
碧藍的大海浪，
碧藍的水上天，
一個青年站在沙灘上。

他們都齊湧過去，
燕琴第一個叫着；
當莫富回頭來望，
雙眼還流着淚痕。

「我已不想讀下去，
莫富陰沉地對他們說。
「啊——」燕琴不禁一聲嘆着，
她第一次含羞地拉着衣角。」

大伙兒都你一句我一句，
十三灘頭洗不清他的恨。
同學們的珍貴話兒，
句句都那麼親切可愛。

海水藍藍如長長的綠綢，
在藍天底下鼓着鼓着，
幾隻海鷗斜飛過綠波，
在那藍天自由來來往往……

這樣，空着的座位不再寂寞，
莫富照樣回校上課，
同學出錢幫助他，
其中一個幫得最多。

莫富知道了這回事，
心中不禁又驚又喜，
他想難怪那黑眼睛，
時刻那麼親切地凝視他。

一天他們倆走過湖畔，
正想走出那個校門，
門口停着新式汽車，
響着刺人的喇叭聲。

車上一個穿着西裝大衣的人，
閃着怒光直瞪莫富，
燕琴說是她的父親，
一聲再見就跑進車裡

莫富呆呆地站在路邊，
車後一堆黑煙籠罩着，
他的心一陣難過，
咬着牙關默默地走。

回家想到那新式的車，
車上那個閃着怒光的人，
又想起父親的去世，
再想到充滿憂傷的身世。……

(六)

黑眼睛顯得憂鬱，
黑眼睛格外傷心，
因為莫富一直避開，
這一雙又圓又亮的眼睛。

莫富不願在燕琴面前，
拉一拉那動人的手提琴，
也不願請她把鋼琴來彈，
雖然他還在寫激怒的新曲。

燕琴壯起了胆子，
獨自走進那漁村，
那時刻正是明月初升，
莫富又在海邊拉着手提琴。

他看她走到眼前，
他的話像一枝刀那麼利：
「小姐，這是個貧困的漁村，
泥濘也會沾污你的玉鞋。

你看到處破網掛着，
當心迷了你的歸路，
你看到處都聞到魚腥味，
你做夢也嗅不到。」

「你怎麼這樣對待我，
我從來不向人低頭，
自從我認識了你，
我就把你當作生活上的雄鷹。」

「琴，你看海上長長的奎籠，
魚兒水裡最怕見到檸檬木，
琴，我問問你，
世上最苦是什麼？」

「魚兒不能活在乾涸的河床，
清水鄉就是它們的老家，
世上最苦的呀！
莫過有情妹得不到哥哥的心。」

「清水鄉是魚兒的老家，
這條河水留不住可以搬家，
世上最苦的是我，
死去了爸爸留下破網。」

「琴，你想想看，
你是歌唱的河水，
我是山村的井水，
河水井水幾時一道流？」

「我們不是河水井水，
却是河岸上的椰樹呀！
青青的椰葉已相碰，
地下的根就要相纏。」

「清清河水彎彎曲曲地流，
浩瀚海上奎籠一排排細長，
琴，你的心如海水清，
我就實話說出來——

那天，我看你跨上新式汽車，
你爸爸怒眼直瞪我，
我是個漁家窮漢子，
怎配和富家人女兒站在一起。」

「我不是要你金樹銀花，
又不是要你大車洋房，
見了你，我討厭富貴，
爲什麼你把我當作金絲雀？」

海濤拍打着石岩，
浪花濺到燕琴的花裙上，
她低頭用手揉一揉眼角，
好像一隻受屈的小花貓。

「我不要高樓大廈，
我也不想公子哥兒，
我一心和你做一對好朋友，
你拉手提琴我來歌唱。」

我不管你拉什麼歌，
我都特別喜愛，
第一次唱你的歌曲，
我就那麼激動。」

「我不會忘記死去的父親，
催稅人直逼着他，
我希望希望看到你，
不是人家說的富人掌上明珠。」

「我不願是顆掌上明珠，
我願和漁家的人在一起，
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和作曲，
我的心就刻着你的聲音。」

海濤不停地響叫，
浪花也不停奔跳，
好像聆聽一對青年的絮語。
它們快樂地歡笑……

他們又常常在一起，
一個拉手提琴一個愛唱歌曲，
就像兩朵出水的蓮花，
任風兒吹過，雙雙開在湖水上。

學校的鋼琴不能再借，
燕琴約莫富到親戚家裡，
「那裡有鋼琴也有個廳，
你用心作曲我來彈琴。」

燕琴撒了一個謊，
那裡不是親戚家，
是她父親的別墅，
那裡有樹也有花。

那裡有三個鐵門，
鐵門都寫提防凶狗，
每隻凶狗的鐵籠，
好比玲瓏的小屋。

窮人去到那個別墅，
連鐵門下石頭也要瞪眼，
白天別墅靜靜地躺着，
花兒在籬笆外寂寞地開放。

燕琴把莫富帶到鐵門來，
猛然跳過一隻狼狗，
好在一條鐵鍊拉着，
不然莫富就要遭殃。

燕琴和莫富並肩地走，
家裡的僕人都呆着眼，
他們以為雙眼都瞎了，
睜着眼看明明主人的千金。

他們想搶上去問問莫富，
有沒有認錯了門路，
燕琴和莫富又好像兄妹，
直把他們的話擋在喉間。

這天，他們就在一起，
一個又拉提琴，一個又歌唱，
只是莫富心裡悶沉沉，
太陽還沒有下山就回家。

莫富不願再去那個別墅，
只是爲了作曲編歌，
又要聽聽鋼琴「和聲」，
他又再進到那個地方。

第一次莫富這樣不樂回家，
第二次他又這樣惱悶回家，
第三次莫富正要拉小提琴，
忽然房間裡的門砰的一響。

一個肥胖的人，
站在那扇門邊，
莫富沒有忘記，
就是那個閃着怒光的人。

「你和我的女兒在一起，
有沒有想一想你的身世？
你應該看一看窗外，
你家有沒有我的花園大？」

你身上那件破校服，
好像我家桌上的抹布，
我應該問一問你的心，
是否可以踏進我的門戶？」

這番話像幾桶黑油，
滴到莫富心上的怒火，
燕琴却急得想哭，
莫富站着大聲回答：

「不是我要走來你的家，
若不是燕琴帶我來，
我就把它當作廁所，
休想我會移步走過。」

莫富連頭都不願回，
帶着手提琴一直走，
樓上窗口站着奸笑的人，
燕琴的雙眼淚漣漣……

這天晚上莫富不能睡，
跑到海灘又聽聽海濤。
這天晚上燕琴坐在窗邊，
望着半邊殘月哀傷。

第一天這樣過去，
第二天又這樣來，
湖畔上再看不到燕琴的紅綢，
莫富也十分擔心她。

大家都掛念着她，
只有一個名叫錢才男同學，
顯得特別活潑高興，
尤其喜歡看到莫富的愁臉。

烏鴉不會高唱，
多麼恨喜雀的歌聲。
他和莫富同班，
他偷偷咒罵莫富和燕琴這麼好。

天下木炭算黑了，
他的心賽過木炭。
每當開會或者工作，
背後常說莫富值得提防。

他的家可以賽過燕琴的別墅，
父親的膠園任一天也走不完。
班上獻捐他說父親少給錢，
工作的時候他喊得特別響。

他的父親常常來訪燕琴家，
和燕琴父親大打膠價算盤，
錢才也常常來別墅，
死纏着她問東問西，

魚兒吊在竹竿上，
害得貓兒涎滴滴。
錢才常常死追她，
她參加文娛錢才更加賣力。

燕琴的座位仍然空着，
湖畔上少了一條紅綢，
歌詠隊的歌聲又響着，
也聽不到一個最響的聲音。

這一天就這樣過去，
第二天又這樣到來，
湖畔上還是少了一條紅綢，
歌聲裡仍聽不到一個響聲。

第三天莫富又到別墅，
一心一意尋找燕琴，
僕人看到了莫富，
就狂妄地彈出笑聲——

「你要見到主人的千金，
不如夢裡去找美仙女，
夢還可以夜裡靜靜做，
要得燕琴除非到來生。」

屋裡走出來燕琴的父親，
他喝罵僕人快點開大門，
僕人好像懷疑自己的耳朵，
莫富更加十分驚奇地瞪着。

他帶着莫富走進廳內，
地上鋪着長長的地毯，
牆上掛着一幅油畫，
他請莫富坐在比人還大的花椅上。

「你是個漁村的窮孩，
你和我的女兒很好，
天天在學校唱唱歌，
僕人早有向我報告。

你要什麼都儘可以說，
山珍海味，珠玉金銀，
只要你不要愛上燕琴，
天大的事也可以商量。」

「愛情不是買賣，
我不要高樓大廈，
富人的錢我一點也不想，
請你不要送金擲銀。」

那人嘴裡銜着香煙，
一直吐出一縷縷白煙，
他一會兒沉着臉一會兒笑，
右手拿開香煙微笑說：

「你也應該想一想，
她是富家的金枝玉葉，
你叫她如何嗅你們魚腥味？
你叫她如何去睡你的沒腳床？」

「我和燕琴常在一起，
無論是在學校或漁村，
若要我們各在一邊，
除非有一個變了心。」

你要我們拋掉愛情，
除非等到海枯石爛，
海就算枯枯不了我的愛情，
石就算爛爛不了我的愛情。

海離不了魚，
魚愛上了海，
我是個漁民窮孩，
我們倆像海水魚兒不能分開。」

燕琴的父親忽然站起來，
拳頭飛到椅桌上，
好像黑貓生氣翹起尾巴，
他向莫富大聲叫喊：

「哼！你應該打聽一下，
我連家是哪一種人，
我一手可以遮半個山
左鄰右舍那個不知曉？

你休想愛上我的女兒，
從今天開始，
我不許她上課，
若有三長兩短你可要當心。」

莫富挺着胸準備開口，
他已不分皂白地上樓，
怒火燒在莫富的心房，
他恨恨地走出層層鐵門。

莫富走出了最後一個門，
樹蔭下小路陰陰沉沉。
「莫富——」忽然傳來他的名，
他回頭看到燕琴倚在窗沿……

莫富正要想回應，
毒惡的妹子父親，
竟來到燕琴面前，
把一扇窗門關得緊緊……

(七)

第一天就這樣過去，
第二天又這樣到來，
湖畔上少了一條紅綢，
歌聲裡聽不到一個響聲。

傷心的燕琴，
鎖在高高的樓房，
却鎖不住她的心，
那顆心想飛到湖畔和莫富身上。

好多天見不到心愛的人，
好像見不到天日那樣難過。
今晚，她又斜靠着窗口，
想念着湖畔與心愛的人。

「月光光，月光光，
你可照到哥哥的心房？
請你告訴他吧，
有一個人常在床沿想到天亮。」

半邊月亮升上樹梢，
冷冷地照着那樓房，
姑娘的樓房冷冷清清，
他的話兒更加淒涼。

「會說話的風兒啊！
你可吹到我哥哥的頭髮？
托你給我捎句話！
叫他恨死那狼心的爸爸。」

風兒一陣陣吹着，
吹動了姑娘的秀髮，
連窗簾布也搖動着，
也吹冷了姑娘的話。

「對着我眨眼的星星，
你可也在對着哥哥眨眼？
請你問問他吧！
是誰使我們不能相逢？」

天上星星冷冷地眨眼，
好像不願看到她的臉，
她的臉流下兩行淚水，
這時，門開了撞進一個人影——

「我的好女兒你不要憂愁，
你是我的肉心，
我把你當作明珠，
怎麼忍得隨便掉在臭坑上？」

你喜歡讀書，
爸爸讓你讀到大學，
你歡喜音樂，
爸爸讓你到外國留學。

我只是不喜歡你，
整天在湖邊男女蹦蹦跳跳，
我更加不願看到，
你和那漁家窮漢來來往往。

燕琴抹着眼前的淚痕，
站在父親的面前：
「不！我們像針線一樣，
我求你讓我們見見面。」

燕琴的話兒，
氣歪了父親的嘴唇，
他第一種話誘不上她，
又用第二種話兒迷她：

「你是連家的金枝玉葉，
他是穿破校服的漁家子，
他那裡有高樓給你住？
他那裡有汽車給你坐？

「我已經爲你選好女婿，
就是天天想你的錢才，
你要食燕窩他還有魚翅，
你要住高樓他還有花園。

他父親的膠園，
人跑了三天也跑不完，
車走了一天才看到邊，
我們三生有幸才選到好女婿，」

提起這個壞傢伙，
她的心如燃燒的怒火。
不知寄給她多少情書，
就是那些充滿腥味的話。

像蒼蠅那樣嗡嗡叫，
他在背後說人家的壞話，
對莫富常懷着一顆黑心，
就算墨魚的墨汁也比不上。

「我和錢才合不來談不上，
怎樣一同活到老？
我不要金樹銀山，
我求你讓我和莫富相見。」

燕琴的這些話，
氣歪了父親的嘴唇，
連鼻子也翹起來，
一巴掌落在她的臉上，

房門大響一聲，
燕琴的父親離開了房間，
房裡又冷冷清清，
只有燕琴的低泣聲……

(八)

第一天就這樣過去，
第二天又這樣到來，
湖畔上少了一條紅綢，
歌聲裡聽不到那個響聲。

莫富每晚都到海邊低思，
聽聽大海的海濤聲，
回家倒在床上，
輾轉輾轉不能入眠。

這一晚，他又到海邊，
無心聽聽怒號的海水，
很早就回到那個老家，
倒在床上又輾轉不眠……

他好像做夢剛醒，
聽到一陣叩門聲，
他走上去問一問，
聲音比黃鶯還好聽。

門打開，莫富擦擦雙眼，
分明就是燕琴的臉，
倆人相對凝視着，
兩顆心却掉進蜜罐中……

莫富看看燕琴的臉，
兩顆眼睛好像星星，
星星在黑夜閃着不停，
莫富就喜歡望着夜裡的星星。

「我凶惡的父親，
準備把我關在高樓，
衣食雖然那麼舒服，
却見不到你和湖畔。」

我父親一道命令，
就變成一條鐐鎧，
他要我嫁給那錢才，
只要反對就見不到你和湖畔，

我說一聲不願嫁給他，
他不准我的腳走到門外，
我再說我要見到你和湖畔，
他送我幾個巴掌……」

燕琴雙手蒙住了雙眼，
不願莫富看到她的淚水，
莫富也十分難過，
一邊安慰一邊說：

「一片海子不知多深，
琴，你的溫情那麼深，
不管火焰山或刀梯，
我也願意和你走到老。

燕琴聽到比糖還甜的情話，
像泉水流過心田一樣涼爽，
她拿出一包東西，
含羞地低着頭說：

「我今晚逃出了家，
帶着一個皮箱和一個皮盒，
盒內一把手提琴送給你，
皮箱留給我準備出家奔走。」

莫富不禁捏着她的手，
看看這一雙明亮的眼睛，
好像一雙閃光的寶石，
他的聲音興奮得發抖：

「你父親要我們分離，
我回答除非大海乾岸石爛，
山一樣的金，地一樣的銀，
我也不願換掉我的愛情。

我希望我們的愛情，
像今晚的海濤唱個不停，
我希望我們永遠在一起，
像海水那樣長流不停。」

油燈映着燕琴的蛋臉，
屋內一時多麼安靜，
只聽得窗外寒風括吹，
遠處的怒濤不斷擊響……

(九)

第一天看不到她的影子，
樓房桌子留着一張白紙，
第二天還是看不到她，
微風直把白紙吹翻着。

全家人找遍村城，
空手回來，她父親拼命罵：
「天公實在沒有眼，
叫我家出了不要臉的女兒。

高樓洋房大汽車，
樣樣都有，有哪差？
小小的一把年紀，
就搭上了一個窮漢子。」

你若喜歡朱門大院，
做父親一定爲你辦到，
你要找一個有錢的少爺，
做父親已經替你尋找，

恨只恨這樣不知羞恥，
竟然大胆愛上窮漢子，
一顆閃亮的明珠，
我誓死也不願掉給窮家人。」

他氣得咬斷幾根牙，
吩咐爪牙僕人處處巡查，
找到死的女兒有幾百元，
看到活的女兒有一年薪假，

提起了女兒離開家，
他就有幾籮嘆息呀！
想到了那漁家的窮漢，
他就搬來幾箱的咒罵。

罵完幾箱心還不甘，
吩咐左右人馬大漢，
前門要看後門要守，
齊到漁村追問那個窮漢……

(十)

「我的雙眼快要望穿啊？
我的好哥哥爲什麼還沒到來？
今晚的月亮姑娘啊！
你爲什麼升得這樣慢？

我的好哥哥啊！
你如果此刻正在趕路，
我願是一陣微風，
輕輕地飄到你的身上。

我的好哥哥啊！
如果你踏上門前那條小路，
我願作天上的星，
一刻不停地照亮你的小路。」

今夜斜倚地板屋的窗口，
正是樹葉蕭蕭，微風習習的時候，
燕琴却多麼高興，
高興的心已飛到，一條小路上……

莫富走在樹蔭下的小路上，
大風縱情歡唱，
小溪淙淙地笑，
他揹着一個甜美的約會。

他踩過了多少落葉，
他跳過了多少溪水，
只差一個山坡還沒有跨過，
姑娘的窗口就在小山斜坡。

問大海有多少深？
問高山有多少丈？
莫富的愛情，
比高山更高比大海更深。

請你問那明明的月亮，
請你問那紅紅的太陽，
月亮與太陽會告訴你，
多少日子燕琴坐在窗口等待。

莫富看到甜笑的妹子，
當的是仙女落下凡間，
莫富那雙圓圓的眼睛，
已經告訴着甜美的愛情。

燕琴見到強壯哥哥，
口中好像含着蜜糖，
她緊握着燕琴的雙手，
心兒跳得多麼快活。

拉來了一條長椅，
雙雙坐在長椅上，
好比七夕喜鵲橋，
牛郎織女高高興興坐在橋中。

「我的好哥哥啊，
你彎彎曲曲來到這板屋，
路上有無狐狸豺狼追蹤，
你有沒有問一問小路？」

「我的好妹妹啊！
我走過一條條小路，
溪水都歡笑地暢流，
路上也看不到人影追蹤。」

「這裡是個荒涼的深芭，
走過了樹林還是樹林，
你若沒有來，不怕冷了茶，
只怕冷了妹的心腸。」

「這裡雖是個荒涼的深芭，
我却天天把它來思念，
我愛伙伴，我愛湖畔，
我更愛深芭裡一個姑娘。」

月光皎皎，
樹葉蕭蕭，
兩個人談到月都嬌，
兩個人笑得葉都響。

莫富離開了木板屋，
燕琴在窗口直望着，
莫富走了幾十步，
三次回頭來望一望。

三次回頭來望一望，
三次差點拐在地上，
他不知窗口的姑娘，
有沒有三次心兒驚慌？

莫富回返漁村的老家，
不禁心裡直叫着奇怪，
這個多麼銅臭社會，
什麼災難都會跑到窮人身上——

他的家忽然來了好些大漢，
走到後門也有人，
走到前門也有人，
回頭來到小廳却碰上燕琴的父親。

這個人的眼角一斜，
兩個大漢就動手抓，
「你要是知道死活，
那就乖乖把我女兒交給我。」

縱使海浪狂叫，
可以打爛漁船，
漁人每天都到它身上，
拼命地打着它。

縱使錢如山，勢頭大，
也逼不死強壯的莫哥，
他大力一震大聲一吆響，
兩個大漢也感到吃力——

請你叫他們放手，
讓我靜靜地想一想，
要不要答覆你的話，
好壞是非都由我。」

那人怒光閃閃，
心裡打着算盤——
反正你難逃走，
放手聽你說說看。

一個靜靜的漁村，
家家燈光閃了又閃，
年老的漁人都擠在門口，
年輕的漁人索性站在莫富身旁。

海在呼嘯，
風在咆哮，
海恨不得把海礁打碎，
風也想要把岩石吹歪。

「前次你從你家趕我出來，
這次你偷偷走到我家來，
把女兒當作小鳥關在籠裡，
今天却來問我籠裡的小鳥。

小鳥衝出了鳥籠，
早就翱翔在高空，
你也該到別處問問，
怎麼會飛到漁村我家中？」

那人聽了這話臉就歪，
又知道對方的話有刺，
歪了頸子爆出幾根青筋，
聲音好像雷公亂震：

「不要裝聾作啞，
偷偷拐上我的女孩，
如今她走得無影無踪，
不算你偷走也算騙走。」

屋子裡擠着許多漁民，
這些大漢倒像小蝦，
年老的漁民指手劃腳，
年壯的漁民默默瞪着……

海在呼嘯，
風在咆哮，
海恨不得把海礁打碎，
風也想要把岩石吹歪。

「你不要憑着幾個臭錢，
就想令風平海也靜，
我雖漁家的窮漢子，
也不會偷騙走你們富人的女孩。」

那人的眼又一斜，
大漢就準備打莫富，
年壯的漁民拳頭捏得緊緊，
有的人已按着莫富的肩上。

年壯的漁民那麼多，
像一座火焰熊熊的火爐，
那些大漢就像鐵塊，
鐵雖硬只怕落到火爐裡。

大流時魚兒最多，
漁村漁民更加多，
燕琴父親看來不妙，
命令爪牙放手就走……

(十一)

莫富天天來到湖畔，
他要作曲又要揮着指揮棒，
他愛湖畔和伙伴，
也愛着坐在窗口的姑娘。

同學們依然舞綢，
同學們依然歌唱，
只有一個人什麼都恨，
他自稱負責人却希望湖上籠罩着烏雲

他喜歡纏着莫富，
常問問東問問西，
臉像花貓那麼慈善，
心却碰到樹樹也枯。

他常常看看莫富走到那裡？
他常常聽聽莫富說些什麼？
燕琴父親一次尋找女兒，
他比燕琴父親多找幾十次。

街頭巷尾賊眼多，
莫富出入都有人偷跟着，
他常常索性把地方走錯，
一個星期只一次走過樹叢下小路。

燕琴常常憂傷地望着窗外，
心兒常常想飛到小路上，
一個星期只有一天相會，
當的是一年之久的會面。

這天他們又相會，
相會在那小路上，
紅花紛紛飄零着，
踏得落葉沙沙響。

「我等待又等待，
看不到你心就傷，
灶火已添過三把，
飯冷了心更加寒。」

「琴，你不要悲傷，
我倆的愛如五湖四海，
除非湖已乾涸海也爛，
就是湖乾海爛我也要到你的身旁」

踏得落葉沙沙響，
小溪也靜靜地唱，
燕琴拉着莫富的手，
像怕寶石落在草上。

「這裡自己放糖下茶，
常常泡茶等待着你，
幾次茶冷見不到你，
只怕心房比茶更冷。」

「琴，你不要這樣憂鬱，
世上哪有鐵樹開花？
世上哪有蚊子生角？
縱使有這一天我也要來。」

寒風吹括着，
落葉沙沙響，
他的話來到燕琴的心房
却那麼熱燙。

他們一邊說一邊走，
走到一棵松樹下，
不久，一個拉着提琴一個歌唱，
歌聲就像月光那麼皎潔明亮……

(十二)

遊藝晚會就將演出，
莫富如蜜蜂那樣忙碌，
他的歌曲每首都那樣激怒，
震盪着年輕人的心房。

這個星期就這樣過去，
他沒有走過那條小路，
每到黃昏常來到海灘，
把燕琴送來的手提琴拉着，拉着……

第二個星期又這樣過去，
賊眼多他沒有探看燕琴，
他又到海灘拉着手提琴，
把心愛的姑娘思念，思念。

第三個星期又到來，
叙別會公演已過去，
湖畔上一片寂靜，
這天晚上莫富要到小路。

他走在那條小路上，
寒風淒厲地呼呼響，
落葉一片片凋零着，
他恨不得插翅飛到那扉木窗。

爲什麼今晚月亮躲着？
只有幾顆星星閃爍，
天又黑，路就更暗，
莫富跌了幾次又爬上。

爲什麼今晚的林風，
吹得分外寒冷？
耳畔響着淒厲的風，
莫飛要凍冷莫富的心？

爲什麼那扇窗口，
沒有坐着姣娥妹？
那窗口關得緊緊，
莫非心愛的人病在牀上？

莫富跑到燕琴房子門口，
門扇也緊緊地關着，
莫富輕輕地叩着門扇，
門扇也冷冷地響着。

他一聲聲地輕叩，
却如鐵錘打着心，
他從輕叩到重錘，
好像敲碎了心房那樣愁，

叩門一聲聲敲着，
門扇冷冷地響着，
一個屋主女人走來，
聲音像利箭穿過他身上——

「姑娘天天淚水汪汪，
深鎖在寂寞的小房，
看不到你見不到你，
她就嚙不下那冷飯，

姑娘常常坐在窗口，
望穿了那對黑眼睛，
你第一個星期沒有到來，
她好像渡過一年那麼長。

姑娘也常走到小路上，
站酸了那雙白白的腳，
你第二個星期沒有來，
她好像已老了兩年那麼久。

後來姑娘天天嘆息，
說這樣生活熬不下去，
燒飯冷了心也冷，
枕牀寒了心更寒，

就在你到來之前，
忽然好多人來到小房，
一個年紀老的人帶領着她，
一個年紀輕的人殷殷勤勤，

他們從山坡後走去，
來時偷偷摸摸，
去時火光閃閃，
好像深怕迷了來路。」

晴天響起了霹靂，
烏雲籠罩着明月，
他的心掀起熊熊怒火，
好像要把海水煮成熱水。

「年紀老的人啊！
你為什麼黑心打碎兩顆心？
年紀輕的人啊！
你為什麼狠心奪走有情人？」

莫富睜大一雙怒目，
把那女人嚇得呆呆，
莫富回頭衝出門外，
激怒地奔走在小路上……

莫富奔走在小路上，
他的心好像火在燒，
月亮蒙上了一朵雲，
好像痛快掩上眼睛。

莫富跨過了幾道溪水，
恨不得飛到燕琴身上，
夜鶯都不願歌唱了，
只有夜蟲不斷哭鳴……

當他轉入一條小徑的時候，
遠處閃着幾道亮光，
他情不自禁地喊着：
「燕琴——燕琴——」

遠處閃着幾道亮光，
却沒有一聲的回響，
當他直追上幾道亮光，
燈光下閃着許多凶惡的臉。

幾道金光照到莫富身上，
他也看到燕琴憂愁的臉，
她身邊站着笑面虎錢才，
另一邊站着狼心的父親。

「請你們不要這麼毒狼，
把我們兩人活活分開，
請你們交還我的燕琴，
我們像海水魚兒永不分。

錢才，你是湖畔上的伙伴，
難道願意看到有情人的斷腸，
你有哪一天不知道？
我們相愛就像松樹依偎湖畔」

這些話好像一把尖刀，
斬傷了錢才陰森的心，
燈光下臉上現着紅光，
聽了這些話更加通紅。

慚愧與妒火使他說了話：
「你偷偷帶她到這個地方，
把她弄得這麼可憐和憂傷，
還配談什麼永不分的愛情……」

他的話比毒蛇還毒，
夜蟲也不平地鳴叫，
他的話還沒有停止，
燕琴父親也就亂叫：

「你還敢來見我，
你把我女兒弄成這樣，
天天啼笑，天天哀傷，
想起了家就淚水漣漣，

我就想把你打個粉碎，
你看她哭得多麼傷心，
你問她喜歡你的沒腳床嗎？
你問她喜歡你這窮家漢嗎？」

這些話誰聽了都會哀傷，
樹叢下溪水也哀傷地唱，
這些話打碎了年青人的心，
莫富死瞪着傷心的燕琴。

忽然，他大聲喊着，
「我的琴！我的琴！
你難道變了心嗎？
你難道忘記海灘上的誓言？

請你快告訴我吧！
請你大聲回應吧！
連大海岩石都知道我們的愛，
你難道變了心嗎？」

一朵烏雲又罩着月亮，
月亮好像不願看到傷心事。
樹叢裡聽不到夜鶯叫，
傷心事使夜鶯不願唱。

莫富死瞪着傷心的燕琴，
但願她開口不是父親的話，
燈光閃閃，映着一張張臉，
也映着燕琴啼哭的面頰。

這時候，熱鍋上的螞蟻最焦急，
也賽不過錢才的心情，
他深怕燕琴開一開口，
更怕她說一聲討厭他，

這時候，燕琴的父親，
恨不得把布塞住她的嘴，
他寧願她一直啼啼哭哭，
不願她開口說思念莫富，

這時候，晚風習習，
好像也爲莫富傷心，
吹過了他激怒的臉，
莫富又死瞪着傷心的燕琴。

一切都那麼冷靜，
只聽到溪水嗚咽地唱，
晚風帶着燕琴的低泣聲，
莫富再也忍不住冷靜，

他奔到燕琴面前，
正要拉着燕琴的手，
錢才大力喊叫一聲，
幾個打手就捉住他。

燕琴父親大聲喝道：
「我的女兒被你騙走，
現在又要把她搶走，
哼！你們狠狠揍他！」

許多拳頭落在他身上，
像密雨不停地打下，
木船雖硬難抵幾個大風浪，
莫富雖壯抵不過許多大漢。

莫富不斷地反抗，
拳頭不斷落在身上，
風兒悲傷地吹着，
溪水唱得更加淒涼。

這時候遠處閃着點點火光，
也傳來了人喊聲，
錢才第一個心上罩着陰影，
燕琴父親第一個隨風轉舵。

只留下莫富的呻吟聲，
他倒在陰暗的草地上，
他們把燕琴連跑帶拉，
消失在那樹叢下小路上……

火光照亮小路，
人影也照在小路上，
屋主女人帶領鄰人到來，
他們扶起了創傷的莫富……

(十三)

莫富的傷漸漸復元，
而他的恨漸漸沉重，
新的創傷又到來，
他恨那些奪走愛情的人。

他天天見不到燕琴，
天天都到門前海灘上，
也帶上燕琴送的手提琴，
聲音一陣激怒一陣悲傷，

想起了燕琴，
想起了失去的愛情，
初三的月亮已够瘦，
他的身子瘦得更慘。

今晚的浩瀚大海，
波浪激怒地吼叫，
好像不平地說：
莫富，莫富！我爲你吼到天明！

今晚的漁村海灘，
大風不平地呼喊，
好像不斷地說：
莫富！莫富我吹括着你的恨！

莫富站在海灘上，
激怒地拉着高弦，
他想把他的不平與悲憤，
裝在這把小小的提琴上。

大風呼呼號，
大海嘩嘩響，
大風好像要把岩石吹歪，
大海好像要把海礁打碎。

忽然「撲」一聲，
小提琴斷了弦，
只聽到浪花在叫，
耳畔風兒也在響……

日子一天天過去，
莫富一天天消瘦，
每當黃昏或夜晚，
海灘上總站着一個青年人。

(十四) 尾 聲

從此他又是拉着手提琴，
聲音一陣激怒一陣悲傷，
他來到這個農村夜學班，
已經不知拉了多少夜晚。

他常常來到海灘上，
忘不了帶上手提琴，
今晚，他又帶着我，
來看那怒吼的海浪……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初稿

一九六四年二月重修

後 記

在這塊荒涼的馬華詩壇上，我不知摸索了多少日子，但，每當回首過去腳印，却不禁悵然；因為我畢竟寫得太少，至今，印行的作品僅僅二冊，第一本是詩歌創作集：牆邊短苗，第二本就是「斜暉脈脈水悠悠」長篇敘事詩。把這些薄薄的詩集排在馬華詩歌史上，那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我深深愛惜這些詩集。我的愛惜，與其說是自己讚賞自己的作品，無寧說這些作品曾經傾訴了我的青春的歡唱，生活線上的悲憤及人生的狂歌來得恰如其份，尤其是「斜暉脈脈水悠悠」這一篇長篇敘事詩，當挑燈夜讀的時候，我會自然背誦那些詩句出來，或者是在朦朧的月色下，我會想起敘事詩中的人物及故事。

這一本底稿足足在我的抽屜里躺了兩年的時光，直到如今，我不會忘記，我是在內心十分激動下，揮起了筆，寫自己的歌，說「君子」們的醜事，記朋友的心聲。於是，捧着這一本詩集，我就禁不住想起水塘田野的雲南村，也懷念那位把生命交給音樂的朋友。

我很榮幸地在那高等學府渡過了四個年頭，然而，在這些年頭里，我看過了許多自命不凡的先生

大人們，也碰過了嘴裏掛着嚮亮的話心裏却籠罩着陰影的「君子」們，也見過了勸告人家懂得真正的愛背地裡却橫刀奪愛的英雄們，更有看過爲了奪愛可以不擇手段地誹謗人家準備下井投石的英雄們……他們會在我心田上留下赤裸的刀痕。在許多個寧靜的夜晚，在田野蛙聲中，我曾在床上輾轉反側，未能入眠，我十分苦惱，十分痛苦，因爲我的筆太遲鈍，未能把他們的嘴臉勾勒出來。

直到遇見了我那位把生命交給音樂的朋友，我的心更加逼着我抓起了筆寫這個忘不了的故事。那一段水塘翠田的山村生活在我生命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記憶。斜陽下，我們常穿過修長的竹林，踏過了小橋流水，看飛霞塗紅了青山，看村童追趕着水鴨，我們談着偉大的詩，笑着青年人的歪風，我曾在你的話中體味青年人的豪邁氣慨，你也曾在我的談吐中，默默地思考。有一天，當我們穿過那一條黃泥路的時候，踏上巴士車，你告訴我那一個忘不了的故事，我發覺你拼命壓住你的眼淚，不願讓它流下來，那個晚上，這個故事却一直回旋在我的耳畔，我常在蒼茫的月色下靜靜地想起這個故事，也曾爲這一故事失眠了幾個夜晚，於是，我的筆開始在稿紙上爬行……。

這本詩集承蒙我的大學老師南大中文系黃勗吾教授題字以及王小鵬小姐設計封面。還有這本詩集的印行，得力於許多文友的支協與鼓勵，我忘不了他的關注及熱心，在此一併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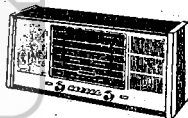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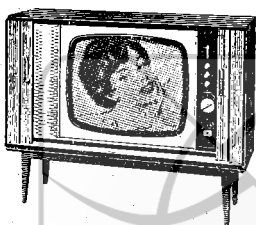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

星洲

Jackson

TRADERS

日昇行



日昇行
Jackson
TRADERS

封面設計：王小鵬



悠悠水脈脈暉斜

著者：柯 戈

出版者：文 賦 書 局

SH36, PEKAN NANAS,
JOHORE

承印者：新山印務有限公司

No. 12-F-G Jalan Tebrau
Johore Bahru.

定價：60 cts. 一九六六年一月初版

版權作者所有，翻印改編必究。